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殘水滸
第七十八回了前仇寨中進醇酒 消舊恨船頭認寶刀

話說宋江正和吳用商量大事，忽然董平來請面談，吳用連忙催宋江快到西寨裡來。人到帳前，只見董平龍顏虎臥地睡在榻上，榻前好幾堆血印，安道全坐在旁邊。董平見宋江來，槌著榻邊叫道：「哥哥！小弟中了毒了！不救了！」（【眉】如聞呻吟叫苦之聲。）宋江、吳用齊吃一驚，問道：「怎樣地？毒從何來？」安道全道：「毒便是這桌上這瓶酒，小弟已細細檢驗過，是木鱉子毒。董兄弟酒吃太多了，小弟雖然進瞭解藥，只不過暫時安靜點子，心臟已傷。老實說，看七天後罷！」董平喘氣道：「小弟不是怕死的人，但毒是何人下手？公明哥哥和吳軍師都足智多謀，（【夾】四字含多少疑心在內。）務給小弟一個明白，小弟雖死不恨。」吳用拿起瓶子，慢慢地看過一番，道：「這瓶酒是哪裡來的？」董平道：「家中帶來的。」吳用道：「什麼酒？」董平道：「是臺兒莊的竹葉青。」吳用問道：「買的還是朋友送的？」（【眉】軍師儼然有裁判官的態度。）董平道：「我手下有個小頭目家住臺兒莊，春間特地囑他順便帶了一百二□瓶來，已經吃去小半，家中還有六□多瓶。」吳用道：「這瓶酒是在家裡開了帶來，還是在寨裡開的？」董平道：「帶到寨裡來開的。」吳用道：「早間到寨之後，有人來此沒有？」董平道：「林、魏、單三位頭領都來過，談了一會，先後到他自己寨裡去了。」吳用道：「你將酒拿來，放在案上，自己曾經走開沒有？」董平道：「小解一次，算走開一下了。」吳用道：「你開瓶時候，看清瓶子是原封麼？」董平道：「這層沒留心，大約（【眉】「大約」二字含糊得很。）是原封的。」此時宋江見董平舌頭漸漸蹇澀起來，安慰道：「兄弟不必憂愁，在我身上包你捉住犯人，叫你報仇雪恨。」說著，便同吳用走出，讓安道全配藥。兩人出來，走到機要室。吳用道：「我剛才仔細想過，第一便是買酒的小頭目，大有嫌疑。其次去秋的那話兒，多少有點牽帶。」宋江道：「我也做這麼想，此案倘不破，在這人心搖動時候，你我都有些不利，但是急切尋不出個人手處。林、單、魏三人，是董兄弟西寨同事，或也有點著落，須請來談談。」吳用道：「單、魏兩人，不須驚動。（【夾】成見在胸。）林教頭一人，儘夠商量。此外花兄弟最是精細，也好參酌。」叫請林沖、花榮、盧俊義頭領。一會子三人到齊，吳用把猜疑的幾件，一一告訴。林沖道：「董兄弟帳前那頭目，是他跟前最得力的人。他夫人帶來一個丫鬟，就配此人。小弟平時看此人是個小膽小心的，不像敢做這種犯上的事。就山寨同人看來，董平弟平時玲瓏俏儻，也不曾得罪過誰。這中毒的根由，著實有些費解。」盧俊義道：「酒既是他家中攜來，我們也須留意他家裡情形，不必專門在寨中著想。（【眉】談言微中。）董兄弟平日自號風流雙槍將，或者未免有種種沾惹。小弟覺得女人性情，是最難捉摸的。」（【夾】影前書賈氏。）花榮道：「軍師第二件的疑心，雖有理由，但去年秋天的約會，小弟也恍惚聽說他在其內。」吳用道：「他雖在內，可是東平的事，卻不能脫乾淨身子，不比他人完全是力屈而來的。他們內裡不能信任，就難保不發生猜忌。朝夕共事的人，盡有下手機會。」花榮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」宋江當下又商量幾句，吳用又有別事料理，就請花榮、林沖兩人擔當一切，二人許諾。（【夾】都為「足智多謀」四字，不能不極力托人，才好洗刷自己。）

花榮出來，順首轉到妹夫秦明家裡。正見他夫婦兩個在抱孩兒。花榮坐下，便談起董平來，道：「象董兄弟這般和氣，怎麼也有人謀害？」他妹子道：「程小姐真是苦命，早些我和王英嫂子和她，三個人同時懷孕，兩人都得小孩子，偏她不知怎地，三個月就小產。從此以後，夫妻情分，也不似從前那般濃厚。看她的溫柔賢淑，我們山泊裡，真正尋不出第二個。只可憐她臉上終年怪悶沉沉的，不曾看見她笑過一次。如今又遭這件事！」（【眉】這不是家庭瑣話，正是董平致死之根。）秦明道：「這是董兄弟成會笑，笑臉被做丈夫的占盡了，還有什麼給女人笑呢？」花榮道：「做丈夫的，各人情性不同，象妹丈，你便是不常見笑臉。」秦明道：「你叫我笑什麼呢？」花榮拍著外甥道：「教阿爺笑。」（【眉】滑稽之至。）秦明道：「這倒不錯。咄！生下就是小強盜，如何不給人笑話？」花榮知道秦明脾氣，也不多論，逗一回小孩，起身告辭。

一夜沉思，次早來看董平。董平得安道全如藥調解，胸心稍寬，他娘子程氏帶幾個下人來抬董平回家養病。花榮見過了禮，卻暗暗看她神情，雖是有幾分愁悶之顏，指揮吩咐，非常從容幹練，不現出絲毫倉惶恐懼的神氣。（【眉】活繪出一個女中丈夫來。）心下遲疑。回來，便叫嘍囉請燕青、石秀。二人請到，坐下來，花榮便請他將賈氏同潘巧雲當日情形，從頭至尾講說一遍。靜聽半天，不覺搖頭。二人奇怪起來。花榮道：「我不為別的，我要揣摩蕩婦的性格，可象我所猜的人不像？」（【眉】繪聲繪影。）二人道：「象麼？」花榮連道：「不像，不像！」石秀問道：「究竟象誰不像誰？」花榮方才將董平的事，原原本本告訴二人，道：「公明哥哥急於要把這事弄澈底，小弟因外邊摸頭不著，所以疑心到他家裡人。但是照你們二人說來，此人畢竟不像有外心的，是我錯了。」燕青拍手大笑。花榮道：「小乙哥笑什麼？」燕青道：「就是笑你花兄長，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，怎麼會悟不來？」石秀道：「小乙哥，請你老實說，怎樣是聰明？怎樣是懵懂？」燕青忍笑道：「老實說，你去問董大哥，泰山何在？」二句話，花、石兩人齊跳起來道：「到底小乙哥聰明！」燕青道：「且慢著！這不過推想的話，不能做憑據。而且不好出口，究竟有無事實，還夠費點子心思。須趁早去他家裡踏勘，遲日怕改動形跡。」

當下三人計較已定，逕到董平家來。董平神氣，似乎又好一些，倚在榻上。娘子坐在旁邊，三人都招呼了。問候幾句，燕青要看放酒瓶所在。董平叫娘子指點他們到堂屋東首廂房裡。開門看時，擺滿盛酒的瓶子，□個一排，好幾排，方方整整，擺在一處。那些空瓶，顛顛倒倒亂在四邊。三人看過退出。董平問：「看出什麼形跡沒有？」三人含糊應了幾句。卻問：「董平，這一次酒瓶是甚人拿給兄長的？」董平道：「是我自己拿的。」花榮道：「平時都自己去拿麼？」董平道：「我素來歡喜自己動手。」三人也不再問，看時候不早，起身告辭。（【眉】陸放翁詩云：「天機雲錦為我用，剪裁妙處非刀尺。」我讀此文，作如是想。若以偵探家手段目之，則猶渺乎其小。）

走出門來，花榮邀二人回到林沖那裡。林沖已將置酒的頭目盤問半天，只不得頭腦。見花榮來，忙問：「花兄弟，這事有些下落沒有？」花榮拍燕青肩頭道：「錦囊在此，問他罷？」燕青道：「花兄長休要取笑。」便把剛才計較，和眼見情形，講過一遍道：「小弟和花、石兩兄長說過，那瓶上和地上的灰印，是一個線索。酒瓶在廂房地面，是排做方形，橫直都成行。現在還留著不曾開過的六□六瓶，共直行七行。董兄長吃的，是第七行第四瓶。我們在第六行第四瓶浮灰上發現指印兩顆，那印子比我們指頭瘦削許多，明是女人指印。（【眉】文筆細膩極矣。「明是女人指印」一語是承前啟後的一大關鍵。）地面在離瓶五六寸光景，浮灰上又有兩個弓鞋印子，前深後淺，推想起來，是人蹲在地上的緣故。因為蹲著做事，身子傾向前來，腳尖用力，印子自然前深後淺。再者我們看那放過酒瓶的地方，瓶底在灰上，每留一圈圓印，只董兄弟現吃的第七行第四瓶，雖然拿去，地下則疊著兩圈圓印，分明是拿起又放下的痕跡。可想瓶裡的毒是這時候加入，不是本來有的。推想所以要在原地做手腳，也無非為避人眼目。」林沖聽得出神，只顧點頭。燕青又道：「小弟聽說，這置酒小頭目新娶婦人，是董家嫂子身邊丫鬟，現在日裡還進去伺候。可趁晚間叫來，問問夫妻的情形。再者我們山寨裡原沒藥店，這木鱉子何處得來？小弟想：這合蒙汗藥時，要摻這件東西，這一件須在山下四處酒店裡去問一問。最是孫二娘、顧大嫂兩位女頭領處仔細訪訪。」林沖道：「這話果然不錯。我這裡便叫那頭目去帶他婦人來，請小乙哥在這裡幫我問話，請花、石兩位哥哥就此到山下飯店去。」二人去了。

一時婦人喚到，戰兢兢地立在面前。燕青看她年不過二□來歲，青衫布裙，充過大家丫鬟，見人有些不敢抬頭。便道：「你休害怕。今日你主人中毒的事，你們該已曉得。依寨主意思，你主人倘有差池，你們伏侍的個個是嫌疑犯，莫想活命。（【眉】先用恐嚇手段。）但是林頭領和吳軍師道：『這裡面容有冤枉，須得詳細訊問一回。』於今問你，你只好好說來，得這事水落石出，你們就有性命。」婦人道：「小婦人不敢隱瞞，頭領但問。」燕青道：「我也不多問，你只說，去年冬天，主母為甚事打胎？」婦人愣了一愣道：「胎是主母狠狠地桌角上撞，撞下來的。至於為什麼事，小婦人委實不知。」燕青道：「你說不知，你主人為此和主

母拌嘴，可是有的？」婦人道：「有是有的，但落胎的緣故，主人並不清楚，只怪主母為何不小心自己。」燕青「咄」的一聲道：「你還要瞞，你主母和主人拌嘴之後，告訴你什麼事？」這一回，婦人做聲不得。燕青拔劍在手道：「你真不要命麼？」婦人道：「小婦人說。當時拌嘴之後，主母恨恨地道：『自己要兒孫，就不該害人的父母；殺了人的父母，還要替你養兒孫，天下有這等便宜事！』」（【眉】這幾句話耐人尋味。世間偏有塗人肝腦而求子孫福祿綿綿者，可以知反省矣。）燕青道：「這就可見打胎有緣故了。（【夾】完全是聽花榮說的，但只是順推下去，便問出許多話來，純是鉤矩之法。）我再問你，你主母和山寨哪一位娘子最好？」婦人道：「和扈三娘子最好。」燕青道：「這月裡你主母和她會過面不曾？」婦人道：「不曾。」燕青道：「聽說這月裡你主母下山一回，是到哪裡去？」婦人道：「是去看孫二娘。她獨自去，不曾要人跟隨。」燕青道：「主人知道麼？」婦人道：「主人處說明的。」燕青發放婦人：「去罷！只今夜的話，不要告知主母，切記！」婦人諾諾連聲去了。

燕青對林冲道：「事不須再問，天明等花、石兩位來，看是如何？」兩人坐到天明，果然花榮、石秀一齊來到。一見燕青，便道：「小乙哥真正料事如神，果然孫二娘說□天前，董家嫂子來店閒談之時，恰好我拈乳鉢在合蒙汗藥。她說房中夜裡耗子太多，鬧得不好安枕，要些木鱉子粉去毒殺它。當時不經意地給了二三錢，哪料得弄出大事來，這不是確鑿證據？」（【眉】假使我在他們旁邊，硬要說董平喪命自有人承認，不必多勞諸位費心偵探。）林冲道：「既如此，事不宜遲。我們一同去告訴公明哥哥，商量個處置。」

四個人頃刻跑到忠義堂上，正見宋江、盧俊義等好多在堂上議論，林冲等走上去，如此如此。才快說完，忽然安道全踉踉跄跄走進，道：「董平頭領真個不救了！病狀大變。不知怎的，看相相是第二次中毒。不到兩個時辰後，就要七孔流血而死。（【眉】死得太慘。）宋江大驚，忠義堂上大家不由得一哄。都到董平家來，近得門前，已有關勝、宣贊、郝思文、呼延灼、韓滔、彭玘、張清、龔旺、丁得勝、秦明、黃信、魏定國、單廷珪、徐寧、凌振、楊志、湯隆等，黑壓壓地擠滿一屋。（【夾】軍官團全體，於此點明者，以董平亦軍官團中人也。）宋江進來看時，那位程小姐，（【夾】此處稱小姐者，本其志而言之，蓋已彰明較著，非董家娘子也。）珠冠玉佩，頭上九龍釵，足下鳳頭履，端嚴裝束地站在堂前招待。（【眉】有子路正纓而死的意味，程小姐的是可人。）遠遠望見宋江來到，玉手一招道：「公明請進！」

宋江雖然已經心下明白，究竟料不到這種神氣，不免詫異，踟躕顧望。走近前時，程小姐羞地長笑一聲：「宋公明！叫你知，你的董平（【夾】四字妙。）被我殺了。他信從你們的引誘，強迫無辜的弱女，於今報復到了他，差不多也要到你了，如今先給個信。董平殺得我一門，我便殺得董平。他是賊是仇，我殺賊殺仇。你們大家聽著：休道婦人失了身，就不得不受人牢籠。須知失身不是失節，失身是沒有力量，失節是沒有志氣。沒有力量，是無可如何的，志氣不改，總有一天，復仇的機緣到手。沒有志氣，跟賊黨，替賊效力，那才是下等人，才算失節呢！宋公明，於今願遂了，志願了，毒飽了，我也走了！」猛地大叫一聲「好！」那殷鮮血，直從口裡噴出幾尺長來，站在前面的頭領，不是躲得快，幾乎被她濺著。再看時，那程小姐，身子往後一仰，恰倚在壁上，鉛粉般的白面，硃砂般的嘴唇，定著烏溜溜的雙眸，泚著白森森的牙齒，兩袖張開，腳分八字，直挺挺不動。梁山上好漢許多，都不敢向前。（【夾】暗抄《蕩寇志》武行者力盡。）宋江才定定神，猛聽見背後有人長歎道：「真正烈女，羞殺我們也！」宋江不敢回頭，勉強舉步，進到房裡。牀上董平，已在血泊中斷了氣，手足搐縮，蜷成一團。可憐平時的偉丈夫，幾天苦痛，臨終竟瘦小到這般模樣。（【夾】將程小姐之死，與董平之死，寫得連屍首樣子都不同。所以為程小姐吐氣也。）宋江不免痛哭一場，拭淚出來，吩咐眾人從速將他夫婦棺殮（【夾】宋江口中，還用「夫婦」二字，到底不改作偽掩飾的習慣。）宋江從此格外悶悶不樂，只恨扈三娘無端要報李逵的仇，引出事來。（【眉】縈帶前文。）

這日，（【眉】「這日」二字一轉，另開一種局勢，看作者輕輕寫來毫不費力。）林冲打聽得仇人高俅，重新托人疏通童貫，設法敘入收燕軍功，入京謀幹，想調一支人馬到南旺湖或黃河邊要截。因見宋江深惡痛絕「報仇」二字，不敢提起，逕來就吳用商議。吳用道：「論到用兵，須有詞可藉，不獨要公明哥哥高興，也要就大家商量。高家父子，罷官之後，無權無勢，還不小雞一樣，手到拿來，要兵馬做什麼。既是水面上的事，邀三阮幫忙夠了。再不，添一個時遷，足足有餘。好在一來一去，□日為期，總之不遠。公明哥哥處且慢說。」林冲欣然自去。三阮和時遷正苦無事，聞說盡皆踴躍。（【眉】三阮、時遷盡皆踴躍，見得他們與高家烈了。）

原來林冲手下有個嘍囉，本屬兗州府人氏，兄弟兩人，在兗州開個酒店，因欠下酒稅，被高俅追比下獄。恰遇宋江兵馬打開兗州，從獄中放出，兄弟兩個，一個投在林冲部下，一個做幫船伙計。相處日久，漸漸知道林冲也恨高俅，因此暗中打聽消息，恰好高俅搬取家私，全家都乘這船，嘍囉得了消息，趕緊告知林冲。林冲自同三阮、時遷帶這嘍囉不分晝夜，沿運河道迎上去。

那高俅從兗州開船之際，官場消息靈通，只道他要重新得意，船傍碼頭，便有地方大小文武，遞手本請安。高俅也知道官家規矩，職位不曾開復，吩咐當差的在船頭一律擋駕，不敢當。船直到濟寧，倒也安靜。到濟寧時候，天色漸晚，當差照例將一疊手本呈上。高俅看不到幾張，忽然「呵呀」一聲，面容失色。高衙內聽得，忙從後艙出來，高俅將紅東遞給他道：「你看！」高衙內看了，半晌做聲不得。原來東上是「前禁軍教頭林冲」，端端正正七個大字。（【眉】狹路相逢，冤家對面，哪得不大驚失色。）高衙內看岸上來人已散，叫當差的問道：「這手本上諸位，你都見面不曾？」當差的回道：「手本是由碼頭上總傳下來的。岸上停的車轎，都垂下簾子，小人只胡亂迎上去謝了，不能夠見面。」高俅咄聲：「蠢才！」當差的退去。高衙內忽然挺身道：「這般熱鬧碼頭，前前後後靠定百□隻船，看他怎地？」高俅道：「你不用嘴強，禍都是你當日撞下來的。停會他真個來，你怎地？」高俅原有一把削鐵寶刀，因為衙內怕它鋒芒，見了寒心，收在衣箱裡，此刻取出，掛在牀頭。（【眉】寶刀掛牀頭為壯觀瞻？為防梁山好漢光顧？）父子兩，一夜巴到天明，船又開了。高俅道：「那廝多分不敢來。不然，為甚事虛上手本？」衙內道：「孩兒也如此說。」這日船過一站，日晚離岸。高俅便留心來的手本，果然又有林冲在內。問當差的，仍是不清楚。不覺失聲道：「跟下來了，跟下來了！」高衙內道：「跟下來也不過昨天一般。」高俅道：「你省得什麼？前面總有落空地方，似此跟法，怎地好呢？」高衙內道：「我們上岸，問地方要幾個汛兵護送。」（【眉】要幾個汛兵護送，是膏梁子弟的口脛。）高俅道：「上岸呢，他真在岸上等，休說幾個汛兵，你不識得林冲的手段呢？」高衙內不敢做聲。高俅想一想，叫船駕長來，問到：「這條河道，向來安靜麼？」船駕長道：「回大人的示，這條水路，向來安靜，不過有時小小走漏。自從近地有了梁山好漢，格外安靜。」高俅聽說梁山好漢，不覺一個寒噤，勉強問道：「梁山好漢怎地？」船駕長道：「這條河從徐州起，直到滄州，南北一千多里，處處有梁山的人在此收取行水，只要繳了行水，保護格外精密，強似官軍□倍。但除有仇，不免請他吃餛飩板刀面。」（【眉】高俅以顯宦資格聽這些話，作什麼感想？）高俅格外心驚，定定神問道：「從此往北，難道沒有別的河道麼？」船駕長道：「是還有一條夾港，一直通到黃河，只因水淺，不好走。休道客商，連強盜也不借路。」高俅道：「我這一路官員迎送，實在麻煩，想從別港過去，清靜一些，你們看好走麼？」（【夾】還要打官話。）船駕長道：「大人要走也可，河水太淺，須添七八個拉縴夫，才能過去。」高俅道：「這不妨事，我可以多給幾個錢，今夜開船罷。」（【眉】乘夜溜之大吉。）船駕長道：「今夜來不及，大人既決意要走，只好船泊在這裡，小人連夜找齊縴夫，明天黑早開船。」當下議定。

高俅父子，又過一夜，（【夾】四字可憐。）天才亮，縴夫喚齊，船掉進橫頭一條港，一面蘆洲，一面低岸，果是窄狹。恰遇順風，扯起篷來，約莫走了二三里，船忽然停了。高俅看一看，四無人煙，忙問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水手道：「這裡叫斷篙港。」（【眉】斷剝同意，篙高同音，不祥得很，自然要吃一驚。）問：「為甚停船？」水手答道：「篷索斷了，要上去重安。」高俅在艙內無聊，踱上船頭來看，一個縴夫頭目，手執鐵板，范陽笠蓋到眉毛，蹲在船邊。高俅近前，忽地甕笠一起，執手道：「太尉！別來無恙？」高俅才識得是林冲，天靈蓋著了霹靂一般，頓時發呆。林冲從從容容道：「我們久別重逢，艙裡敘敘。」（【眉】艙裡敘敘，可謂別有閒情。）牽著手走進。高衙內全不知道，一腳踏上去，當頭撞見，林冲一個一個，拖到艙內，並肩坐下

道：「好，好！我們細談。」父子兩個，腳跟抖到舌尖，哪能開口。林冲一眼看見那把刀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是我一千貫買來的，如今還我了！」抽出來，晃晃橫在膝上。畢竟高俅父子性命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董平死，梁山只九□九人矣。秋風